

诠释中印尼守望相助深情厚谊 已捐赠价值达500万元人民币防疫和生活物资

印尼中企捐款捐物助当地抗疫获赞 已捐赠价值达500万元人民币防疫和生活物资 诠释中印尼守望相助深情厚谊。

据中国驻印尼棉兰总领事馆消息,自3月初该国发生疫情以来,该领事馆领区内中资企业在严格遵守当地防疫规定、做好自身防疫前提下,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第一时间捐款捐物助力当地政府和民众

抗击疫情,生动诠释了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

中资印尼宾坦氧化铝公司向廖内群岛省政府捐赠医用口罩和防护服等防疫物资,该省代省长伊思迪安托称这是目前该省收到数量最多的一批捐赠。

中国水电印尼巴丹托鲁项目部向北苏门答腊省南塔板努力区政府捐赠一批防疫物资,该区政府秘书长帕鲁连

表示,中国水电捐赠的物资很及时,极大提升了当地政府抗击疫情的信心。该项目部还向当地医院捐赠防护服等物资、为当地孤儿院及200户贫困家庭捐赠包括大米、食用油、白糖、方便面在内的爱心礼包。当地镇长说,有中国企业的鼎力相助,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未来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

中国有色(印尼)

达瑞矿业有限公司向达瑞县诗地加兰综合医院捐赠救护车,成为第一个向当地政府伸出援手的企业,该县县长埃迪称赞达瑞矿业对政府和社区抗疫给予了最大理解、支持和帮助。廖岛省中资企业商会向巴淡市捐赠11.5万只防疫口罩和50套防护服,巴淡市长鲁迪表示该批物资对该市抗疫工作非常有帮助。聚龙集团、中国水电苏苏电站项目部、中

国能建苏西省水电站项目部、新希望楠榜及棉兰饲料公司也向项目所在地政府和民众开展捐赠。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资企业和商会已捐赠价值达500万元人民币的防疫和生活物资。各捐赠企业表示,将坚定地与当地人民站在一起,助力印尼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新社

死亡线上 华侨集中营回忆之一

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下,我们和各种各样的疾病斗争着。

饥饿是可怕的名词,每一个人听到了都要战抖的。可是,在惨酷的战争时代,我们翻开历史,这又是多么熟悉的名词啊!饥饿——在战场上,在广大的后方,人民都受着饥饿的威胁。

而集中营,这又是一个可怕的名词,我们被送进去,和父母妻儿隔开了,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在我们面前等着的是敌人的凶恶的面孔,枪杆和长剑,暗无天日的囚室和整天的劳动和饥饿……

爪哇是“鱼米之乡”,几百年来没有饥饿,这生疏的名词现在和战争一起来了!我们每天只吃一次饭,是用天秤称了过来的,每天每人得到二百“加蓝”。很久以来我们已经不知道肉味了,连椰子油也没有。最坏的时候,



黑婴(张又君)

我们得吃木瓜汤,许多年老的人,吃了就不能够抵抗,晚上泻肚子、痢疾马上就来了。

早上我们吃四百CC的“浆糊”,用“三亚粉”做的,中午一块重量不到二百“加蓝”的面包。但是我们要做八个钟头以上的工。在烈日之下种菜、浇水、挑肥料,掘防空壕,背米包,开山路……。这样的生活,有的人咬紧牙忍耐着……“有一天我们会胜利的,那个时候应该轮到他们来尝这种日子了!”有的却没有这种自信:“三年

了,我实在不能再等待了!”可是不能等待也得等待,咬紧牙根,束紧裤带,一天又一天。我们的同伴病了,痢疾是那么流行,最高纪录达一千人,病院挤满了痢疾患者。后来的连床位也没有了。苍蝇在病人的脸上、手上、身上爬着,他们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颜色是那么苍白,苍蝇也欺负人了。

“前天才进来,怎么就不行啦?”

“没有药,只吃一点茶”……

“本来就饿坏啦,现在再饿下去吗?”

“有什么办法呢?”

是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每天,我们都看见一副以上的棺材悄悄地由死者的同伴用两轮车推出去,有的时候一天八九个。为什么死去的?营养不足、肺病……可是百分之九十是痢疾。还有连医生也

诊断不出的疾病。一个好好的人莫名其妙的就死去了,像狗一样地死去了。

我们把同伴的尸首放在棺木里,看他安静地躺着,就像对于这个世界一些留恋也没有,两只眼睛全闭上了。棺木是那么薄,两边还是用竹做的,涂着墨水。我们用一块黑色的布盖上了,还放上一两个花圈。棺木缓慢地向营门行进。路旁的人都站起来,有帽子的就脱了帽。

坟场是那样的荒凉,草是青色的,椰子树竖立着,在我们的头顶蔚蓝色的天。世界仿佛是一个安乐的世界,可是我们的同伴……他被泥土掩埋着,从此不再与我们相见了!而他还有一个家,家里的妻子和儿女眼巴巴地盼望着他回去……在灰黑色的泥土上,看坟人插起一个号数,连名字也没有……我对着这坟墓的

行列,觉得在这样的时代,人的存在真是渺小,多少人死去,连名姓也没有留下来。

战争的残酷,不上战场的人也感到了,人类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消灭战争呢?

作者简介

黑婴(张又君),归国进步华文作家,一九一五年三月五号生于印度尼西亚棉兰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日寇以“抗日”罪名捕入印尼爪哇华侨集中营,过了近四年牢狱生活。1945年9月15日出狱后,与进步华侨创办《生活报》,任总编辑。

本文是黑婴(张又君)出狱后在印尼《生活报》连载的回忆文章,文中详述了他在集中营的悲惨生活。

黑婴(张又君)遗作
原载 - 印尼《生活周报》1945年10月24日